

骐骥一跃·湘湖春晓

新春征文选登

年气

文/王太生

年是有气息的:飘忽的、欢快的、浓烈的、奔走的、喜庆的、重逢的……让人味蕾激动的气息。夹杂着小儿燃爆竹的火药味、母亲锅台上的柴火味。

炉火正旺,竹笼一层码着一层,升腾着蒸馒头、蒸包子的丝丝水汽。水汽让四周变得朦胧,看不清对面人的脸。水汽迷蒙,年气氤氲而飘逸。

飘忽的烟气是年气,一个孩童嗅到炒货的焦香,察觉到这是快要过年了。炒花生,是喜庆日子里的闲食准备,铁锅里掺入沙子,花生与沙子搅拌,渐渐发烫,花生也就慢慢熟了,炒花生的独有锅气,直钻鼻息;炸蚕豆的人,一手摇着圆而长的铁家伙,一手拉风箱。机器是全封闭的,随着加热,“嘭”,就像轮胎爆了,一粒粒蚕豆被炸开花,散发香喷喷的热气,飘在风中。

春运,如果用一句话概括,似乎很难,它是和回家、拥挤、赶路、堵车、噪音、年货、列车、摩托车大军……纠结在一起,是这样的真实而

又矛盾。

从大城开往乡村的包车,有一点衣锦还乡的意味。有一辆“杭州一合肥—杨庄”的班车,杨庄两字写得老大,鹤立鸡群,又与两个省会“平起平坐”,是一种回家时,指点方向的特别提醒;漂泊的人如候鸟,家是温暖的方向。每一趟列车,都承载着一个的欣喜、失望;兴奋、懊恼,开往幸福的故事。不同方向的等待、张望。此时老母亲站在村头,穿越时空,目光对接。

腊气包裹着时岁,把一块猪肉,或者一条青鱼、一只草鸡腌了,保存下腊月寒风的味道,像烟一样慢慢浸入肌理,扩散、融合,就地道了;腊味不分大小,一只猪头可以制成一块腊香猪头;一只鸡腿,也有成为一道美食的机会。

年气点缀生活,铺陈意蕴。有家小餐馆,厨房后院的天井里一根绳子上挂着猪耳、香肠、风鹅、猪舌,远远地看去,就像悬挂在灰黑的屋檐空间下的一溜色泽金黄的味觉道具,忽然觉得,那串腊味大概不是预

备着吃的,而是用来渲染一个节日氛围。

乡村戏台有年气——喜庆的气息,台下早已坐满一堆等候观看的人,戴帽子的、裹方巾的,大眼、小眼、清澈的眼、浑浊的眼。团长正和一帮演员,在戏台子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化妆,扑粉、涂油彩、粘胡须、理云鬓、贴花黄。过道上,一个叼着烟的纯爷们咳嗽着经过。

演的是传统戏《赵五娘》,才子佳人的故事,乡村里的人耳熟能详。就这样,搬来一只小马扎,坐在人堆里静静地听。恍若听到低处流水,婉转流淌的声音。一条春天的河流,一川活泼泼的水,沿着绿茵茵的草岸,在一个地方拐弯,那些争先恐后的流水,抑扬顿挫。

重逢的气息。围坐在团聚的餐桌边,一对耄耋老者,时空相隔的兄弟,昏黄的灯光下,望着彼此的满脸皱纹,面面相觑;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中年人,夜色苍茫里,一个看到另一个,眼角有光,顶上头发已稀疏,鬓角上泛起初冬的白霜……亲人围

坐,灯火可亲;白发与青丝,笑意盈盈,问候与祝福。

乡愁的气息。返乡的人,回到熟悉的故乡,四周有水、有云,有湿润的空气,听得懂的地方言。朋友刘老三是喜欢走一段路,不时回头张望的人,自从鬓角有了霜,他就经常做梦,梦到小时候捡树叶,用树枝在灶台铁锅里烧饭,烧出香喷喷的大米饭。过年回家,刘老三想寻块空地,用三块石头,摆成三角形,架住一口小铁锅,抱来一大捆杂树枝作燃料,淘米煮饭。

去年春节,刘老三返乡。初五,店家一早开门,他就呼朋唤友相约于百年老店吃早茶。点了翡翠烧卖、三丁包,千层糕、荠菜春卷,低着头“呼呼”吃一碗滚烫的鱼汤面。刘老三说,“鱼汤面汤浓香鲜,再撒上青蒜末和胡椒粉,那个味地道啊,在回家的火车上,心里一直想着在家乡早茶店里的味道。”那一碟干丝、一碗面,摆在早晨的餐桌上,热气袅袅,是蒸腾的人间烟火。

那时我们的居住地,与少数民族传统居住地,只隔着一条马路。

路这边是土坯房,虽破旧却是典型的一排排整齐的军营式样。那边是维吾尔族老乡用泥巴糊和生土夯实的院子。平日里来往不多,各过各的,但春节这几天,就热闹了。

门一响,一开,半截身子高的“巴郎子”(小孩子)们,挤在门口,亮晶晶的眼睛齐刷刷望进来。领头的那个,显然是在家练了一早上,憋足了气力,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喊一声:“过年好嘛——”

那“嘛”字拖得长长的,拐着弯儿,带着羊肉抓饭的香气,飘进屋里。

大人赶忙从桌上抓瓜子和水果糖,往那一双双手里塞。一把不够,再添一把。孩子们得了东西,也不多留,呼啦啦转身就跑,奔向下一扇门。那光景,倒不像是在拜年,更像是打了一场漂亮的游击战。

也有扑空的时候。谁家忘了锁门,门一推就开了,小家伙们探头探脑,确认无人,便鱼贯而入。桌上的瓜子、花生能拿的都拿了。但说来也怪,暖水瓶、收音机、柜子上的座钟,那些贵重物件,他们碰也不碰。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:年节的恩赐,只取浮在面上的那一层。

有些调皮的孩子把守大门,见他们来了,把门一拦,喝道:“过年不好!”对方便作鸟兽散。但大人听见了,总要嗔怪:“人家来给你拜年,你倒赶人走,这叫什么道理?”于是,次日照旧开门,照旧往那小手里塞糖和瓜子。

边疆的内地人,是来自五湖四海的。山东人的饺子、上海人的汤圆、江浙人的松糕、河南人的麻叶,还有广东的煲汤,各家各户的年货里,藏着各自的乡愁。有路子的人家,桌上还能摆出葡萄干、核桃、柿饼,甚至橘子——那是顶稀罕的物件,金灿灿地堆在盘子里,像一座小小的丰收的塔。

同事之间拜年,更是一场浩浩荡荡的酒事。初一清早,约齐了在某某集合,就一户一户走。进门坐下,凉菜已经摆好,斟上酒,二三杯下肚,话匣子打开,聊上半个钟头,起身,赶往下一家。一路喝过去,像是沿着一条看不见的人情河流,走亲访友,蜿蜒而下。

那时候没有手机,没有微信,年是面对面的,酒是底对底喝的,话是嘴对嘴说的。

如今,隔着一条马路那边,再也没有小巴郎子来敲门了。倒不是孩子们不来了,是当年那些孩子,如今已经是孩子们的长辈了。而我们这边,门还是那扇门,只是过年时,楼道里静得像腊月二十九的夜。

一家人围坐,倒也是团圆。年轻人低着头,指头在屏幕上划动,偶尔笑一声,不知是为了电视里的节目,还是为了屏幕里头的热闹。春晚照旧卖力,主持人的嗓门一年比一年高,生怕唤不回看客的魂。桌上的菜是丰盛的,酒也是好的,只是话少了,眼神也飘了,也不等24整点报时了,干脆关灯困觉。

古人说,“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”。又说,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。那时嫌拜年的孩子太吵,嫌串门的酒局太累,如今想再听一句拖着长音的“过年好嘛”,却只能在梦里了,抑或睁眼恍惚里在冥冥中响起。

辛弃疾写元宵: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他还可以找到。而我们,寻的倒不是人,是那个年的魂。回头找时,它还在旧时光里亮着,只是再也走不回去了,只好从记忆里使劲儿拽回。

世间的事,非非都如算术。到了一定年纪,一切成了减法:年岁,藏书,食物,健康,还有微信里的人。富足里,安卧了肉、脂、血,却懒惰了精、气、神。惬意里少了期盼,便捷里丢了温馨。热闹还在,只是换了种应付的程序化十足的客套。

路那边的年,路这边的年,都收进了记忆的匣子里。偶尔打开,听一听小孩子们那句“过年好嘛”,仿佛隔着三十年的光阴,那半截身子高的孩子,还站在门口,等着我手里的那把糖。

边城春节记忆

文/路易

熟,动作麻利,一刻不停歇地工作着,但在他们的面前还排着队伍。带着剪刀菜刀前来的人真特别多,幸好大家都很自觉,有人干脆将刀剪放在地上似作排队等候,人则趁着间隙跑去品尝汤圆、欣赏花灯。城中社区居民由农民转变而来,勤俭节约的传统依然延续,能修缮使用的物件,绝不轻易丢弃,这是对生活的珍惜,也是对传统的坚守。我也趁着便利,让珠宝首饰修复师傅帮我换了手串的牛筋线,还请医生检查了耳部,享受着这份贴心的服务。

元宵节,这一传统节日,在城中村社区迎来了首次盛大活动,取得了圆满成功,为机场拆迁户们带来了无尽欢乐与温暖,就像一场绚烂的烟火,点亮了农转居的生活。愿城中村社区未来更加生机勃勃,与民同乐、与民共歌,在岁月的长河中,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,书写更多温暖而动人的故事。

元宵节,这一传统节日,在城中村社区迎来了首次盛大活动,取得了圆满成功,为机场拆迁户们带来了无尽欢乐与温暖,就像一场绚烂的烟火,点亮了农转居的生活。愿城中村社区未来更加生机勃勃,与民同乐、与民共歌,在岁月的长河中,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,书写更多温暖而动人的故事。

一桌饮料,与我们举杯共贺中国年,感念在异乡团圆的缘分,热情欢迎我们再来。

异乡的年味,有时还氤氲在学生宿舍温暖的美食派对中。时光倒流到2013年春节,我在美国因森市求学。除夕当晚,研究生宿舍一楼的会客厅里,长桌拼起,锅台生香,金融系的中国学子们齐聚一堂办起了新年派对。会下厨的同学各展身手,端出一道道家乡风味。路过的外国同学被香气吸引,我们便热情邀请他们品尝蚂蚁上树、罗宋汤等中式菜肴。

家乡的年味,是烟花升空时孩子的欢呼,是父母递来沉甸甸的红包。而异乡的年味,褪去了喧嚣与绚烂,简化为一条中国龙、几道家乡菜、几张熟悉的同胞面孔,和一段天涯共此时的温暖时光。

闹元宵

文/沈叔禹

起来,男女老少络绎不绝,不大的广场瞬间被人潮填满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,彩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;红灯笼在暖阳下熠熠生辉,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到来的人们。广场一侧,热气腾腾的汤圆正在出锅,裹挟着甜蜜的香气弥漫,居民们围在锅边,自己动手捞汤圆,品尝着软糯香甜的美味,那一颗颗汤圆,甜蜜在舌尖上蔓延,也暖到了心底。义工们穿梭其中,他们忙碌的身影,为这场活动增添了一抹温暖而动人的亮色。

不远处,各式花灯争奇斗艳,宛如一片灯的海洋,猜灯谜区域更是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一盏盏大红灯笼下,悬挂着一条条精心准备的谜语,引得人们驻足思考、热烈讨论。许多家长带着孩子,大手拉小手,一同沉浸在这解谜的乐趣中;孩子们好奇的目光在谜面与灯笼间游走,时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,那笑声清脆悦耳,如银铃般在空气中回荡,大人还不忘拿起手机拍照留念,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,让这份欢乐与温馨永远定格。花灯中,有一组小

巧精致、造型各异的灯笼格外引人注目,它们栩栩如生,是城中社区的小朋友们创作的花灯,可以让人们联想到龙腾虎跃、彩虹下瓜沥的美好景象,也寄托着人们对蛇年一帆风顺、心想事成的美好期许。

一群身着鲜艳服装的小朋友,他们来自任伯年小学,胸前系着鲜艳的红领巾,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参加活动。小朋友们带来的歌唱节目,通过音箱传遍全场,清脆的歌声如清澈的溪流声,淌过每个人的心间,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。台下掌声雷动、喝彩不断,他们的歌声,是对生活最纯真的赞美,在空气中久久回荡,奏响了幸福生活的旋律。

向阳避风的角落,便民服务区域同样热闹非凡。有理发、磨剪刀、铲菜刀、缝纫机补旧衣,还有心理咨询、耳部检查、珠宝首饰修复等服务活动,且全部免费。这是一场爱心的盛宴,这里聚集了许多机场拆迁户的老人,大家都在耐心等待师傅们的服务。两位理发师和两位磨刀师傅最为忙碌,虽然他们手法娴

异乡年味

文/张田泽阳

我的童年在被称作“东伯利亚”的新湾度过。幼时父母忙于营生,每至春节,我总会闹着要过年,盼着他们关上门好好陪我。那时我对年味的理解格外简单:能挨家挨户去吃沙地十碗头,能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打红警游戏,能心安理得啃着瓜子追看武侠电视剧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。那些热热闹闹的日常,成了我心底最鲜活的年味记忆。

小升初那年,我以第十三名的

优异成绩考入回澜初中,自此离开新湾。童年里的烟火与欢喜,也慢慢沉淀成我对年味最深的念想。

定居城里后,年的气息愈发清淡,于是每到春节,我们总会提前出发,一来避开拥挤的人潮,二来去远方,寻觅一份别样的年意。

异乡的年味,常常绕不开热闹的唐人街。2026年春节,我与家人来到南半球的墨尔本,这里的新春庆典格外热闹。锣鼓声起,一条百米长龙从街角缓缓游来,龙身裹着精致的丝绸,鳞片在夏日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这条平日里静卧在博物馆玻璃柜中的巨龙,唯有春节才“苏醒”过来,在街头腾挪起舞。巡游高潮时,龙首昂首腾

空,全场欢声雷动,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挤在人群中拍照留念,墨尔本市长也系着红围巾亲临现场,笑着向人群挥手致意。街边小店排满了等候小笼包与水饺的外国人,我们便不去凑热闹,将这份热气腾腾的欢喜留给他们。

异乡的年味,也藏在旅途偶遇的中餐馆里。2025年春节,我和夫人跟团前往北欧,既想邂逅极光,也为新年祈福。抵达后才知,即便在冬季,极光也可遇不可求。经过漫长的车程,我们终于到达一家小镇上的中餐馆。挪威与北京有七个小时时差,等我们吃上这顿年夜饭,国内已是凌晨,新年的钟声早已敲响。餐馆的菜品简单,口味也不算地道,导游说,疫情几年里大批中餐馆倒闭,能在北欧吃上一口中餐,已是难得。上菜后,老板亲自过来寒暄,免费送上